

資治通鑑

第三
函
第十
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壹百戶臣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一起疆圉協洽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言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以前已有漢紀此後漢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性剛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各屬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漢優以天福紀年詳見後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大梁城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

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裹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左衛上將軍安叔干

獨出班胡語按薛史安叔干沙陀三契丹主曰汝安没字邪安叔干狀貌堂堂而不通文汝昔鎮邢州

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干拜謝呼躍而退呼躍蓋夷禮猶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外契丹主

辭不見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徙於野和律氏疏之帝始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應能對

舉族待罪於野廣長面撫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

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歸罪於

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先易置京尹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杜威等至明

心未一未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楊承勳四父以降晉事見二

左右鬻食之未幾幾居崇顯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契丹主亦怒

父舊兵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張彥澤殺高勳家見上卷上年勳為杜威表契丹主亦怒

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住兒監彥澤事亦見上卷上年傳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

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

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徒結綳有親代者紐技號戶刀割死着市人爭破其腦取髓又許俟翻晉力智翻縛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儀縣有陳橋鎮

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同相吏翻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族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民

和龍城也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

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鄴道元水經注當在漢意西郡界今晉主隨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契丹主使謂

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

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

同節度使兼侍中此契丹所授官河內崔延勳以兵守之宋白曰崔延勳本契丹主數遣使存問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數所晉主每聞

使至舉家憂恐忍見時兩雪連旬外無供億毛居正曰供億俟有儲儲之意供億猶供億也億度上下凍

餓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餓扶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

知繼黃髮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晉主陰析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

宮格翻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懼有變也櫟大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

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知用夏變夷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二人歷唐

臣國亡不能死視其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

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彼皮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

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瑋之子也史建瑋事晉王克用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

蜀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能至也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杜重威初避晉主重貴

亡國重威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奔遼而附蜀耳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恒州丁呂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

志恩皆生此特未節耳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恒州丁呂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

亡國重威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奔遼而附蜀耳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恒州丁呂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

亡國重威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奔遼而附蜀耳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恒州丁呂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

亡國重威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奔遼而附蜀耳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恒州丁呂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

從已而南將即亮契丹主以晉兵之眾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

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會

久雲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

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它人取之乎胃莫北翻為下陷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此言規契丹主之

意不特為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趙延壽聞

言可以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

延表數千里表音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時倫方割據者謂中原為上國晉季契丹又繼契丹為上國

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

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吾晉在上黨失於

斷割悉以唐兵授晉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既而返為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

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復扶延壽曰曷留晉兵於河南不覺其妻子質音故有此憂

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遣使成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

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為燕王故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

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為唐路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唐路王之清泰三年也為于偽翻以其家族貲財賜

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元欲元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元欲始見於此為後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

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實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從才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援送者送其行以為防機又

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

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天下之士苟

所為必有異於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數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於晉之時通國

人磁州之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數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於晉之時通國

感之不可用乃違衆用之以致亡國詩云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蜀以

毀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此獨傷有及乎

建隆遣使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薛史曰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宣慰之

永康王元欲之爭留珪為義成節度使元欲妹婿潘聿然為橫海節度使事以律制然乃彭韓考異曰

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河為趙匡贊後以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

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侯益後亦以

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睢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巨威據契丹勢稍史匡威不受代州史

沮沮在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自長安入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

以安晉主之絕契丹也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

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

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馮道以依阿免禍存國家者焉用彼相哉然歷事七命鎖繼勳

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謂人曰契丹主嘗言壯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南暉

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軌述軌契丹將以別契丹王搜刺搜羊列朝勃

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城志自洛陽東至開

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櫪也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

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又許候翻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首長耳長知兩翻安得慢之

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

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元欲奪國之禍繼其甚焉趙延

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

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畿此及鄭滑曹濮數百

里間財畜殆盡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

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都城大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

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檄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釐歸其國於是內外怨

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契丹本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

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事見二百八十四卷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天福八年

與契丹構隙之初劉知遠已奏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

幾有散卒歸河東此必又得吐谷渾財寶年畜吁玉翻一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玩翻步騎至五萬人晉

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契丹之兵又不遣兵

入援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結軼徒遣客將安陽王峻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

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在縣之西北七里將即亮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

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離戶難翻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

南川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晝親加兒字於知

遠姓各之上仍賜以木契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

也歐史曰王峻持楊歸唐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繒慈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

及文珂還還從宜翻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朝直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

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

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

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昭義節

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洛州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

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

懿親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

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

度副使也

後漢紀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

三

後漢紀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

唐明宗見親任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及事晉高祖 荆南高氏父子事大以 唐王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

保其國為謀大事如此 引冀為燕王為之副燕於景遂嘗與晉僉集替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張易北人景遂方與客傳

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歛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遂之

士亦難 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本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詢

能也 貴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屢力主翻復扶延巳以二弟止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

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按是時陳覺馮延巳

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去差日曲數所使

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遣使賀契丹威晉且請諸長女修復諸陵唐

謂墓唐之緒故請修復也 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眾

奔唐帥諫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帥所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為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

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易以鼓翻韓熙載以定中原自期僅見此疏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

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使唐無福州之役舉兵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

里有君長二十七人長知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孟子引孔夷夏

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

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

服立於文武班中間自文官班於東武官班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母得置牙

兵市戰馬其心固實諸鎮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趙延壽之求為帝不得不止此其今李松言於

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松不得已為言之為言子偽辭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

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

恒州為中京恒州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

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去亮呂翻說謂契丹主起於塞北而不知中國之事體哉壬戌蜀李繼勳與

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拒散關以取鳳州散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丙寅

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與元兵也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我狄馮陵中原無主今藩鎮外

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古者除王畿之外八州八伯所謂三國而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也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莫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

諸侯去就時諸侯當以劉知遠為北面都統故亦自謂為方伯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

澤史引肇武節軍劉知遠所首見二百八十二卷晉書王天福八年隋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

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劉知遠封北平王故稱之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

呼萬歲不已知遠曰廣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城

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潞城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

遠曰劉知遠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冠氏縣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

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友受其益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

虐陝人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

著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返掌耳反當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

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眾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

原人也連翻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應為路翻更

脩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兩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安庸之史其

至漢高祖建國對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受禮之私耳方出帝時葉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威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還方陽以兵贊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嘆哉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見上正月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義翻自餘契丹所在誅之何重建遣官死

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鳳州事始見上甲戌帝自將東迎晉王及太后至壽陽壽陽

縣後魏改曰受陽隋開皇十年改并州南受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還從宣徽又知

為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縣屬太原府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從才用錦契丹置錦州近水

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龍曰大元於錦州置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謀我不令赴火也事見上

卷開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

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帝

下唐開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見二百八十四卷教習歲餘村民不開軍旅竟不可

用悉罷之但令七元輸錢十千其鎗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山林

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正月見廷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

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倍歛貨財民不堪命校古巧翻擒古外翻於是所在相

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盜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欵晉陽求效用帝

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舊唐書地理志金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洛陽縣唐屬懷

偵知高唐英未至鄆州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眾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

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唐書戊寅帝還至晉陽自承天軍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

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始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

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勸力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

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

賓客蓄兵器蓄讀與術士遊其越王引佐欲誅之謂水亡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帥讀昭

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與兵引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諸姓溫名與書地埋志琅邪

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吏相已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

拔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上卷上年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

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開契丹主遣六

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帥讀率下同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

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謨一本

帝見矩甚喜曰子摯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陝州傳河之要白河東入矩因肅知帝早引兵南

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俟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

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按王晏先已爲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應爲副指揮使恐誤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

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帝覽得降又

示契丹形制之勢之重以潼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鎮靈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契丹主阿保機以其所居極地各

因潼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即德勝浮梁賊帥所據之邪律史

郎五於牙城蓋在比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李守貞杜

契丹從契丹主南由是無父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潼州瓊退屯近郊去城三十里爲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

帝厚賜超遣還還從宣瓊兵敗爲契丹所殺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延州錄事參

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音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高

金兄弟自梁以來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權爲庸範令陷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居田里漢帥延州帥所類推爲留後高祖實錄云允權爲延州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子恐與衆人結怨爲州

主簿密後以關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聞之使遣親黨潛構諸帥衆人遂搖實本云

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為彰
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實錄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

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

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唐王淑妃與郭公從益居

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
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於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復歸于洛

因王淑妃契丹主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于洛

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

之人難制如此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持克威不聊生
亟遣奉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

卿等歸鎮
契丹主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毫密三州
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桶橋桶橋在商州

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州
契丹主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毫密三州
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桶橋桶橋在商州

請從相公入城
契丹主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毫密三州
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桶橋桶橋在商州

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不可得也
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

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曰御殿見

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殿也謂之閣其不

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俛躬于街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

其禮尊閣見也其事嚴自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朝望故正衙常日度仗而朝

殿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衙前殿則謂之入閣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

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則望內著袍形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蹕受捧密使已下起居引駕

至正朝則皇帝坐定奏樂殿上添香喝控衛官拜次跪呼大閣門前駐蹕受捧密使已下起居引駕

對揖次全拜軍奏分引至位對揖次全拜軍奏分引至位對揖次全拜軍奏分引至位對揖次全拜軍奏分引至位

吾將軍各立定閣門使喝拜揖次全拜軍奏分引至位對揖次全拜軍奏分引至位對揖次全拜軍奏分引至位

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幸臣於東西階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出次兩省官南班揖出次兩省官南班揖出

南班揖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出次執文武班簿

宣徽使蜀好去南瑋擄殺出次關門使引待制官到任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盤折宣徽使宣所奏

和又兩拜罷跪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瑋擄殺出次關門使引待制官到任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盤折宣徽使宣所奏

旨放仗次關門使奉衙內無事次喝放衙門外抵牾之下廣皇帝上第歸內又被敵史擄出次關門使

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則入閣儀梁所定也既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

安又詳載而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志朝儀之變文明殿設於宮之正衙殿戊子

也崇元殿亦宮之正衙殿也舊史曰梁制每月初入閣望日延英聽政後唐之制朔於西宮入閣

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此時務之所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

周密詣行在密遂奔東城來奔壬辰高彥詢以丹州來降於漢矣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昶曰

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又復扶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樊巴蜀

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契丹主復召晉百官又復扶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自謂其國為上國中國之人亦以稱之契丹既暑又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

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

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而為汴州防禦使

之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已亥至白鰲浦特即亮潮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

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華翻射而亦翻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

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聖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吳越國本唐

之浙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

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故割延魯不能禦奔眾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

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陳讀曰

官或言浙兵欲奔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曰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唐兵

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為東南守將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泉福相為魯盧福州平則泉州為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

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利七親吏

後漢紀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

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謂唐之府庫罄於李軍爲子偽說余安引兵入福州

李達舉所部授之何承天姓苑余姓戎由余之後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自福州還也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

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泉南接嶺海瘴癘之鄉漳泉之地東南臨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地險土瘠

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歛僅能自贍謂二稅也比時至謝欽力賜餉賑時餉謝豈勞大軍久

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唐兵新敗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從才諸軍更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

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

竟不禁胡騎剽掠時雖而後從數其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

此令人悵悵契丹之下當選王字樂音洛悵今得歸死無恨矣契丹主不勝土思亦是諸類及羣盜舉兵

涉往與從河相持於中山之陽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請扼散

關謂此中國無主雖出兵取城雍可也何必扼散關乎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引佐遣東南安撫使

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引侖爲丞相吳越以越州爲東府爲引庚戌以弟北京馬步

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云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

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棄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

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相州亮朝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

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毒類如此不啻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敢哉哉樂音洛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閬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

後節度使王繼引歛城中骸骨骸骨之妻孥於計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

主執而詰之詰其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軍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

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史言李穀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引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

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兩使節度觀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

為皇后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亡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謂張瑒曰爾亦

有力焉張瑒請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

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各阮更

工衛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鎮以龍之薛史曰又以河

東左都押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陝失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

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奇鳳軍使鄭謙

為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彰國軍應州時屬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

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三州義軍都制置使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

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已嵐憲合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

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錯仗將自汴汴河歸其國自汴汴河自河

歸其國也命靈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河陰在河陽東南行德與將士謀

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

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

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眾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

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晉陽表實之蠟九中故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成

兵共迫太為鄭王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梁太祖兄存之子

梁亡之後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神所類翻下賊帥眾萬餘鄭州

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成兵欲與俱西神謂曰李說式高翻眾不從太自西門逃奔

洛陽成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將師太無以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亡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謂張瑒曰爾亦

有力焉張瑒請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

自明會登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奔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登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眾於南郊壇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考異曰實錄方太傳云劉晞未許

田復有穎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眾於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師師曲與朝士輩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今從昭藩記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

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由此觀之契丹奪命方太鎮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

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蕭翰時大梁時疑潘環構其眾逐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引

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引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

南引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為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以逼河陽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

辛未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

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三失並見上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

東寬橋詔事見上卷晉出帝開運三年唐主之保大四年也覺延魯敗軍之罪其事見上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

彈馮延已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已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

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爭諫於勿謂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言道路相遇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

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復扶又翻左傳末子罕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

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更工彼前則我却彼東則

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

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折之舌謂帑也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

至金陵宋齊王以嘗薦覺使福州王開運三年上表待罪上時掌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

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王延已為之陳請勸渠希謂會工故陛下赦

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陳

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已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沈首章

載唐書宋齊仁黨與必為禍亂齊仁奏熙載嗜酒猖狂倡議貶和州司士參軍乙亥鳳州防禦使石

奉頽舉州降蜀蜀自是盡有秦鳳奉頽晉之宗屬也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州本房子縣

唐天寶元年改爲臨城縣未白曰樂城縣本美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樂城苦熱聚冰於

胃腹手足且啖之步徒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於此時人遂以爲地名宋白曰殺胡

十日乙亥卒今從陷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夢帝把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

入龍沙矣謂之龍沙復扶又謂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元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

入恒州六十里恒戶登翻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元欲爲主元欲登鼓

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元

欲與諸將同元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元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元欲不與諸門

趙延壽殊不知陰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其領國不安也

帝之自壽陽還也見上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

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

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親將即會契丹出剽掠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冀州人

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符習成德將歷事或說

趙延壽曰說式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先事延壽猶豫不決

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

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